

人生 撷英

大家 小说

说不尽的龙志毅

叶小文



▲龙志毅(左)与叶小文

他，连自己在外地的儿孙都不必回来。我只好请一位画家朋友，画了一幅捧着寿桃的老寿星图，从北京托人送去，略表心意。

他在地外学习的孙子，小名游游，用手机给爷爷发去一则短信：

“祝爷爷九十生日快乐！我们大家最敬佩爷爷的莫过于三件事，也是古往今来大成者们都做得三件事。第一件是立德，爷爷廉洁正直，通过言传身教，给龙家做了榜样，让我们大家不管在哪里，做什么，都首先做到堂堂正正；第二件是立功，爷爷不管是主政贵州还是在政协期间，都给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可算是政通人和；第三件立言更不必说，一篇篇从大局着眼，从细节着笔的小说与散文，影响深远持久，其中《政界》与《王国末日》尤为著名。祝爷爷身体永远健康！游游”

游游的父亲、龙志毅的儿子龙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事后告诉我，当时爷爷看了短信说，把“主政”改一个字，“辅政”就可以了。龙隆想了想，“主政”也通，看主什么。你老人家主持过的所在，国防工办、组织部、政协，还有一段分管文化新闻和党群，都被行内誉为有新气象。龙志毅听后，默然了。

还是这一家祖孙三代的对话，比我送的寿星图更贴切啊，我颇为以为然。

立德。龙志毅的廉洁正直，通过言传身教，不仅给龙家，也给予他工作过的许多同志、朋友，都做了榜样，我就受益不浅。

龙志毅1949年前就参加革命，那个时代的“愤青”呵！以后是一条长长的革命之路，曲折、隐忍、坚守，一路走来，官至正省，官声不错。终于，乌云散，彩云散，离休了。我对他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可能是你一生从政的总结？他微微点头，补充道，难说，有些事，留给历史去说吧。

龙志毅的夫人叶慎真，1950年与他同是在重庆西南团校第一期的学员，两人1952年又一起派到贵州贫困山区的“互助合作试点工作”，遂相爱结婚，是一对典型的革命夫妻。夫人晚年长期患病卧床不起，以至与家人由少讲、少动、少交流的“三少”逐渐成为“三不”。龙志毅和保姆一起照顾她的起居生活，直至最终。龙志毅在《甘苦与共六十年——我与慎真》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段时间想得很多，有时见了慎真，竟情不自禁地伸手与之相握，一般都得到了她的热烈回应。”相濡以沫的深情，令人感动。

记得1985年我“走马上任”共青团省委书记时，龙志毅给我的赠言是记住“三个好，三勿贪”，无论当了什么“官”，都要有“三个好”：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不断学习，不断读书。无论面对什么诱惑，都要做到“三勿贪”：一不贪财，钱嘛，组织上给多少就多少，个人给的一概不要；二不贪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三不贪官，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千万不能伸手要官。1990年我从贵州调北京工作，龙志毅对我的临别赠言是，到哪里都要干好，干什么都不能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我们贵州多大山，大山里长出的一根小草，给它一片阳光，也会灿烂。我真没想到，后来我竟然当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一干就是14年半。

立言。1947年，龙志毅还是中学生的時候，就开始发表作品。文学跟随他一生，一生笔耕不辍。他是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有《省城轶事》《龙志毅散文选》《龙志毅小说集》《冷暖人生》《王国末日》《政界》等，都很好看。《政界》一出就引起轰动，百花出版社也大喜过望，居然再版13次，发行10余万册。盗版蜂起，难以遏止。文学评论家李国文评他的作品，“作家是史家，龙志毅把镜头对准时代的变迁，构成他作品的经；但文学是人学，在他笔下描写的一个个对象，则是他作品的纬。尤其是那些卷入社会利害、现实冲突、生活矛盾和政治漩涡中去的人物，则更是龙志毅着力刻画的主体。”我特别喜欢看龙志毅忆旧事、怀故友的散文、随笔。他90岁写的《读熊庆来传笔记》，我读后的感受是“看似白描，笔蕴惊雷。忆皆往事，令人唏嘘”。

前不久他的一位老部下、也是我的老朋友病逝，年已91岁且曾患过脑梗塞住医院一月有余、还未完全恢复的龙志毅，马上写了篇《往事已如烟》的怀念文章，在《贵州政协报》上发表。看了，令人感动。就在前数天，龙志毅又写了篇《彩电轶事》。我推荐给时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驻会副主任刘晓冰，这是一篇珍贵的“三亲”史料啊。很快，《人民政协报》发表了，编辑还问我龙志毅的卡号和身份证复印件，说是要打稿费。

12月31日晚，我匆匆赶去向龙志毅遗体告别，竟轻轻问他，老老，您收到稿费了吗？问完，不禁潸然泪下。这位贵州人，这位政协人，“真诚得坦然，平凡得伟大，淡出已如烟”。

立功。龙志毅无论“辅政”还是“主政”，确是走到哪里都“政通人和”。果然“政声人去后”啊！我因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多年，有一次去看他，就戏言我也“垂垂老矣”，但“老干部，不要怕，还有人大和政协”，我还在政协忙着呢。曾经光华内敛，游刃有余，从容、稳健、遒劲，而今却也老态龙钟的龙志毅，杵了拐杖，一身棉睡衣，送我出门时，却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到政协可不是老了来混日子，我要你叫我“同事”，就是记住你还是在政协“干事”，还应该多“干事”。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一种党性修养，是终身的修养。干事干事，干过政协工作后回首往事，也不能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这话耳熟能详，是我们年轻时就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的话啊。

受此启发，我后来写了一篇《一种特殊的党性修养》，讲我们作为参加政协的中共党员委员，也要有党性修养，要继续多干事，干好事，此文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后来，又在我写的《来吧，一起读书》一文上批到，“小以见大，文以见长，自成一统，贵在有恒”，我想，也是在鼓励我“小文不小”，继续干事啊！

记得那天龙志毅还随手给我一篇他写的有关政协的文章，请我“指正”。我回去细读发现，我们现在强调的“在新时代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协的职能定位和主要任务，探索地方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机制”（参见叶小文《新时代地方政协的新使命》一文），这样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当年作为省政协主席的龙志毅，就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啊。虽然是写政协工作的文章，一口气读下来，仍然是文如其人，朴实厚重，一样的看似白描，笔蕴惊雷。忆皆往事，令人唏嘘，一样的“真诚得坦然，平凡得伟大，这样一代人，淡出已如烟”。

不，往事并非如烟，青史可资存鉴。龙志毅的这篇《我在省政协五年的探索之路》，我推荐给《人民政协报》发表了，又特地收入现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笔记”系列丛书里我写的一本《处世书友遍地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出版）中。龙志毅给我“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激励和鞭策，自不在话下。那天这位老政协“同事”说的“干过政协工作后回首往事，也不能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似还在我耳边回响。

在我们政协委员中，在我们贵州人中，在我的老领导老朋友中，也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数不完的杰出人物，说不尽的龙志毅。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浩然：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上）

李培禹



今年3月25日，是著名作家浩然诞辰90周年的纪念日。2月20日，是他离世14周年的祭日。我常想，如果浩然老师还在，也不过90岁；而他如果还能写作，哪怕仅写一些独有的回忆文字，也一定会很精彩。如果假以天年，他的创作很有可能弥补以往作品的缺憾。每每想至此，我我不禁黯然神伤。

他离开我们14年了，岁月过隙似隐没了这个名字——浩然。然而，一个把自己的根深扎在土地、人民中间的作家，他和他的作品是不会被忘记的。在纪念浩然先生90周年诞辰的前夕，河北作家刘国震等诸多朋友呼唤我：您写篇怀念先生的文字吧，大家都在等着，浩然老师也会欣慰的。这后句话，使我怦然心动、彻夜难眠。

今天，我整理出自己曾经写浩然老师的几段文字，和当年在“泥土巢”采访他的记忆，扎成一束素花，敬献在他和妻子杨朴桥安息的三河陵园的墓碑前。

他在念想里永生

时光回到14年前，即2008年的2月20日。

早晨，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我父亲于今晨两点去世，特告。梁红野。”红野的父亲就是著名作家浩然。我知道，春节前医院就报了病危，几天前红野在电话里还曾安慰我说：“我们把父亲的衣服都准备好了，他也没什么知觉和痛苦了。”然而，当今天浩然老师真的走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和我一样因他的离去而悲痛。

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我和他的好友、《北京晚报》副总编辑李凤祥一起去的。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里，我大声呼喊：“浩然老师，我来看看你！”病床旁的护工大声说：“您看看，是谁来看你啦？”浩然老师睁开了眼睛，茫然地看着他的“培禹同志”“凤祥同志”（相识相交多年，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们），却没有任何表情，我怎么也唤不醒当年那个一把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得正好”的他了……

从1990年我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后，因为工作关系，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位于河北三河浩然居住的“泥土巢”了。每次见到他，他都会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得正好。”后来，我越来越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了——他把我们工作的支持；另一层意思是能给他帮点忙。当时他扎根三河农村，一边创作一边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即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人，他哪有时间进城啊。我去一次，就会带回一堆任务，比如他为农民作者写的序文、评论，要我带回编辑部；经他修改后的业余作者的稿子，要我带回分别转交给京郊日报或晚报的同志，他匆忙给这些编辑朋友写着短信……这情景历历在目。

一次，他的邀请函寄到了，打开一看，是他亲笔书写的：“届时请一定前来，我当净阶迎候！”原来，三河县文联成立了！他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啊。

就这样，浩然在三河的十几年里，自己的创作断断续续，他却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培养出众多的农村作者，付出了满腔的心血。

红野说，父亲走时是安详的，他

意识清楚时，儿女、孙辈们都围在他身旁。我说，是啊，他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那么留恋农村、热爱农民，你看他给儿子起名叫红野、蓝天、秋川，给女儿起名叫春水，孙子、孙女则叫活泉、东山、绿谷，你们都在他身边，他会欣慰、安息的。况且，他的骨灰将安葬在他那么挚爱着的三河大地，他将在父老乡亲们的念想里永生！

北京日报社要为浩然同志的逝世敬献花圈。撰写挽联时，我想起浩然老师曾为我书写的一幅墨宝，全部用的是他著作的书名：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我准备以此为上联，也用他的书名写个下联，便打电话给李凤祥兄和著名书法家李燕刚



▲浩然(中)与农村文学作者在一起

先生，我们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下联：乐土活泉终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浩然魂归“泥土巢”

2009年4月13日清晨，一场春雨悄然飘落京东大地。纪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一周年暨浩然夫妇骨灰安葬仪式，在河北省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举行。浩然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2月20日凌晨2时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沟河水涨，草木青青。浩然和夫人杨朴桥的墓地坐落在沟河东岸的冀东平原深处。浩然的塑像前，一泓泉水汨汨流淌，倾诉着他对三河大地的眷恋。墓穴右侧是按照浩然在三河居住了16年的小院原形建造的“泥土巢”；左侧是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的金色笔迹，那是1987年浩然亲笔书写的：“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这位一辈子“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人民作家的墓志铭。

浩然1988年落户三河，在这里他“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完成了继《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苍生》，并把它搬上荧屏，深受农民群众喜爱。十几年来他不改初衷，以三河这块沃土为基地，开展“文艺绿化工程”，为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军倾尽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这天，他的儿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率孙辈东山、绿谷等早早来到墓园。春水含泪细心擦拭着父母的塑像，轻声说着：“爸、妈，

你们看有多少领导、朋友、乡亲们都来送你们了，你们放心地安息吧。”

浩然魂归“泥土巢”，不仅三河市委、市政府、市文联当作一件大事来办，也牵动着全国各地他的生前好友、众多得益于他的几代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心的。顺义望泉寺的农民作家王克臣说，我们都是自发赶来送浩然老师的，以后年年都会来，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中国作协、北京市、河北省有关领导，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协、廊坊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北京日报社、北京晚报社、京郊日报社向浩然夫妇的墓园敬献了花篮。挽联全部用浩然的书名写成：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浩然是哪里人？

浩然是哪里人？顺义的乡亲们说，顺义人呗，金鸡河、箭杆河多次出现在他的笔下；长篇小说《艳阳天》就是在焦庄户创作的，书中“萧长春”的原型就是我们的村支书萧永顺嘛！

通州的干部说，浩然是通州人，他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的许多作品都完篇于通州镇，而且他还曾担任过我们玉甫上营村的名誉村长。

蓟州的同志则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浩然明明是我们蓟州人嘛！他们翻出浩然在一篇后记中的话：“从巍巍盘山到滔滔运河之间的那块喷香

的土壤，给我的肉体和精神打下了永生不可磨灭的深深烙印。”

……

1988年，一本600多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悄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随后，广播电台连续广播，12集电视连续剧投入紧张的拍摄。一幅展现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巨幅画卷，渐渐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中国文坛不能不为之震动，首都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的殊荣，授予了《苍生》。来自农村的父老乡亲们亲切地呼唤着这个熟悉的名字：哦，浩然！其实，浩然的档案这样记载着：浩然，本名梁金广。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矿区。10岁丧父，随寡母迁居蓟县王吉素村舅家，在那里长大……

基层的干部群众争论浩然是老乡，因为大河上下、长城内外100多个县都留下了他扎实的足迹；因为他把一颗真诚的心都掏给了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因为他将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全部融入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编年史！

无需争论，浩然是京郊人，是冀东人，是华北人……而他晚年的20年时光，实实在在是个三河人。他是三河县30多万人民的儿子，他是燕山脚下段甲岭镇的名誉镇长。当三河县第一届文联成立时，县领导请他出任名誉主席，他说，把名誉两个字去掉，我要当个实实在在的县文联主席！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



▲龙志毅部分著作